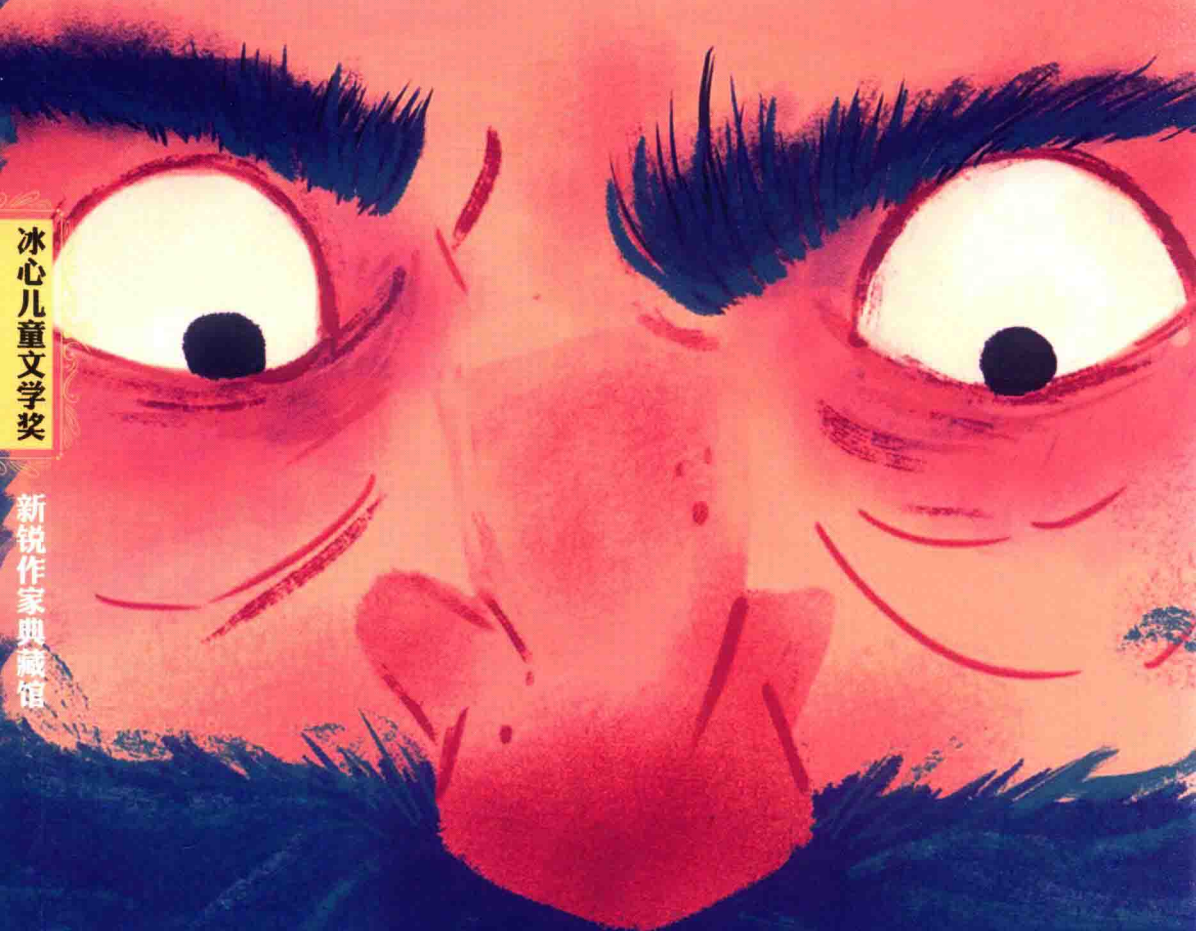


冰心儿童文学奖

新锐作家典藏馆



何君华◎著

阿莱夫和

牧羊大巴图

ALAIFU HE MUYANGQUAN BATU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阿莱夫和 牧羊犬巴图

ALAIFU HE MUYANGQUAN BATU

何君华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 / 何君华著.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4

(冰心儿童文学奖新锐作家典藏馆)

ISBN 978-7-5705-0238-7

I. ①阿… II. ①何…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0215号

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

何君华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0.5印张 字数130千字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705-0238-7

定价: 25.0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8-13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

1

再见，鱼王

9

伊凡的夏天

22

异乡人

29

36

明日新闻

46

逃 离

61

隐匿者

71

摆渡人

75

安 达

新京1945

85

星 空

94

我的叔叔于勒

98

110

将 军

113

箭的使用方法

116

一支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

120

送你一匹马

124

蓝宝石般的眼睛

审 判

128

水币时代

132

人类群星闪耀时

135

牛粪只有九车 138
成人礼 141
心锁 145
我是你爸爸 148

151

寒冬夜行人

154

世上的光

157

一瓶酒的奇幻漂流

160

惘然记

阿莱夫与牧羊犬巴图

1

在哈丹巴特尔草原，巴图可能是最瘦小的一只牧羊犬了。这一点几乎确定无疑，因为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每一个牧人都这么说。

讽刺的是，巴图却有一个“结实”的名字（蒙古语巴图意为“结实”），虽然它一点也不结实，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每一只牧羊犬都肆无忌惮地拿它取笑，甚至羊群里一些傲慢的黑羊也敢于没大没小地捉弄它。

“它实在太瘦小了。”阿爸乌恩其忧心忡忡地拍着阿莱夫的肩膀说，“它可能很难成为一只合格的牧羊犬。”

“不，它一定会成为一只合格的牧羊犬，而且我敢打赌，阿爸，它还会是一只优秀的牧羊犬。”阿莱夫翘起嘴，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道。

阿莱夫是哈丹巴特尔草原最瘦小的孩子，这一点就连阿莱夫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花吐古拉苏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阿莱夫甚至在搏克比赛中输给了小他两岁的呼日勒，这简直是奇耻大辱！那些傲慢无礼的大孩子甚至因此取笑他没资格做一个蒙古汉子。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阿莱夫执意要把巴图带回家。当然，那个时候它还不叫“巴图”，巴图这个名字是后来阿莱夫给它取的。那个时候，它还只是花吐古拉苏木最勤劳的牧人哈斯乌拉家一只刚满月的牧羊犬幼崽。

等阿莱夫和阿爸乌恩其到达哈斯乌拉家时，所有的牧羊犬幼崽都已经被附近的牧民们挑走了，只有巴图一只幼崽还瑟缩在墙角无人认养。

阿爸乌恩其看了一眼墙角的那只牧羊犬幼崽，失望地摇了摇头，转身便要走。这时阿莱夫却拽住了阿爸的衣袖，“阿爸，我们把它带走吧。”阿莱夫央求着说。

乌恩其只好蹲下来仔细察看这只谁也瞧不上的犬崽一番，试图在它身上找到哪怕是一个优点来，好让他说服自己将它领回家。

乌恩其看了许久，终于还是摇了摇头。的确，它实在太瘦弱了，乌恩其觉得哪怕是哈丹巴特尔草原最细小的一阵北风也会将它刮得无影无踪，还怎么指望它来保卫羊群呢？

乌恩其再一次转身要走，阿莱夫却不由分说跑过来将牧羊犬幼崽抱在了怀里。

乌恩其试图劝阻儿子阿莱夫，却丝毫没有办法将他和牧羊犬幼崽分开。

乌恩其只好顺从了儿子阿莱夫的心愿，一百个不情愿地将这只最不起眼的犬崽带回了家。

要不是自家之前的老牧羊犬达日阿赤在十天前永久地休息了，他

必须立即寻找它的继任者来顶替它，以及碍于阿莱夫那百般恳求的可怜眼神，已经在哈丹巴特尔草原放牧一辈子、经验老到的牧人乌恩其断然是不肯将它带回家的。

草原上的牧羊犬是羊群的守护神，牧民们从来不肯用金钱交易牧羊犬。在他们看来，那是对牧羊犬的亵渎。可是牧羊犬主人辛辛苦苦将牧羊犬饲养大，也不能白白相送啊。因此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牧民们立下了这样的规矩，想要获得牧羊犬幼崽的牧民可以拿出一定数量的牲畜交换，具体拿什么牲畜，数量是多少，则全由交易双方视牧羊犬的“品质”自行商定。

草原上牧羊犬最“值钱”的品质毫无疑问就是凶悍，除此以外，其他的什么缺点都可以一概被包容接纳，而凶悍的基础便是有一副强壮的好身板。

“如果你当真相中这只崽子的话，我白白送你好了。”当乌恩其试图拿出一只羊作为酬金时，主人哈斯乌拉却大度地表示要白白相送。

主人心里其实早就盼着有人将这只孱弱的家伙带走了。它的主人如此，它的母亲更是如此，因为早就满月的它已经长出尖利的牙齿，每当它吸奶的时候难免要将妈妈的乳头咬得隐隐生疼。现在，主人哈斯乌拉解放了，它的妈妈也解放了。

阿莱夫拒绝了主人哈斯乌拉的好意，他坚持要阿爸将羊留下才把犬崽带走。

回到家里，阿莱夫第一件事就是给犬崽张罗窝棚。这是一件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在哈丹巴特尔草原，牧羊犬大多是散养的，从来没有固定的窝棚，事实上，它们也并不需要窝棚——它们是随时处于战斗状态的，一旦有陌生人试图侵入主人的毡房或营地，它们就会立时站起身来大声嗥叫着向入侵者冲过去——用枕戈待旦来形容它们再合适不过了。

乌恩其家前任的牧羊犬达日阿赤就是散养的，但现在，阿莱夫决定给新来的犬崽安置一个窝棚，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块破旧的蓝布，看起来像是一种有绒毛的棉布，把它们认认真真的搭在墙根下面，犬崽便在这里安家了。

阿莱夫给这只犬崽起了名字，叫“巴图”。说实在话，这名字让乌恩其觉得有些好笑，但他并没有笑出声来，相反他向阿莱夫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名字真不赖。”

从此之后，阿莱夫便与巴图形影不离了。哈丹巴特尔草原上的牧人们经常看到的场景是，巴图踱着小步像尾巴一样没日没夜地粘在阿莱夫身后。这成了阿莱夫最快乐的时光，他再也不用当面遭受那些坏小子们无理的取笑了。

哈丹巴特尔草原上最瘦弱的孩子和最瘦弱的蒙古牧羊犬毫无疑问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后来，阿莱夫家羊群里最瘦小的一只白羊莎琳娜也加入了进来，那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白羊莎琳娜总是受到那些飞扬跋扈的黑羊们的集体欺负，因此总是远远地掉在羊群的后面，可怜地独自吃着黑羊们嚼过的草根。每当这个时候，巴图就会站出来为它“主持正义”，大声嗥叫着驱散那些欺负莎琳娜的黑羊们。

即使是哈丹巴特尔草原最瘦弱的一只牧羊犬，经过一年的成长，巴图也已经发育出巨大的骨架和强劲有力的肌肉。尽管这些骨骼和肌肉对于那些体格壮硕的蒙古牧羊犬们来说不值一提，但对于羊们来说，巴图再怎么不济也当然享有足够的权威，尽管一些体格高大的黑羊们也曾经联合起来试图捉弄它，但巴图毫无疑问镇压并驯服了它们。

危险是突然之间到来的。

那一天，阿爸乌恩其将羊群交给阿莱夫和巴图独自打理，然后便骑上马一溜烟找斯日古楞下蒙古象棋去了——空旷的哈丹巴特尔草原对于一个牧羊人来说实在是太寂寞了，他实在需要找个人去排解排解这巨大的孤独感。

乌恩其刚走不久，那股危险的气味就飘过来了。

那是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气味。说它陌生，是因为阿莱夫似乎很久没有闻过这种气味了。说它熟悉，是因为阿莱夫隐隐觉得似曾相识。

是的，这种气味阿莱夫的确曾经闻过，只不过那已经是三年前的

事了。那个时候阿莱夫还只有七岁，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闻到这种气味。好在那次阿爸乌恩其和牧羊犬达日阿赤就站在他身边，那危险的气味很快便遁于无形。

这便是狼的气味。

还没等阿莱夫握紧手中的皮鞭，一头目露凶光的灰狼便出现了。

看来，这是一头饿极了的狼，竟然敢于脱离狼群来攻击蒙古人的羊群，简直是胆大妄为。

这头大灰狼没有想到的是，它的冒险行动却撞上了大运——它居然赶上了一只落单的白羊。

此刻，白羊莎琳娜早已经被黑羊们远远地甩开，成了一只落单的可怜虫。而且它的看护者仅仅是一个牧羊少年和一只不堪一击的年轻牧羊犬。

看起来大灰狼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松得逞，它也的确毫不犹豫地径直冲向了白羊莎琳娜。

就在这时，一道黑影横在了灰狼面前。

这黑影就是牧羊犬巴图。它坚定地站在了大灰狼身前。

要知道，这可是仅一岁多的巴图第一次遭遇狼，但阿莱夫从它的面颊上没有看出任何畏惧的神色。

巴图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不可逾越。牧羊犬巴图突如其来的举动似乎惊到了灰狼，灰狼的脚步遽然停了下来。

巴图目光如炬，像世界上最勇敢的战士一样跟灰狼对峙起来。

这时候天色突然变得灰暗，一阵北风毫无征兆地平地而起，一场大战看起来不可避免。

终于，灰狼摆动后腿，一瞬间急剧加速向巴图冲了过去。

巴图也毫不示弱地向灰狼对冲而去，和大灰狼撕咬在一起。

趁着这个当口，阿莱夫奋力挥舞起皮鞭，驱赶着白羊莎琳娜紧步撵上羊群。

巴图的嘶吼声越来越远……

4

所有的人都说，巴图怕是回不来了。

阿莱夫拒绝相信人们武断的臆测，但泪水还是不停从他晶莹的眼睛里流淌出来。他责怪阿爸乌恩其为何偏要图一时之快舍他们而去，也责怪自己为何没有坚持跟巴图站在一起。

阿莱夫一天一夜不肯吃饭，只是眼巴巴地站在门口等待巴图归来。

阿莱夫坚信巴图一定会平安归来。

整整一天一夜，等巴图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人们发现它的嘴里叼着一头灰狼的尸体。

你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场面，阿莱夫像与失散多年的战友重逢一样激动地和巴图抱在一起，久久没有分离。

从那天起，哈丹巴特尔草原上最瘦弱的孩子阿莱夫认定，他的牧羊犬巴图是整个草原上最勇敢的牧羊犬，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观点，因为巴图脸颊上、脖颈上以及身体上每一处或深或浅的伤痕，都是熠熠闪光的勋章。

巴图的一条腿看起来有些一瘸一拐，但那并不打紧，它还是每天没日没夜地踱着小步跟在阿莱夫的屁股后头，像难以离身的尾巴一样。

再见，鱼王

1 鱼王来访

放学的铃声刚一响，所有人都像八月的鲫鱼一样上蹿下跳地冲出了教室。刚走下教学楼的最后一级台阶，我蓦然发现鱼王居然在楼下等我。

这是少见的事。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开学第一天送我到学校报到，鱼王从来没来学校看过我。

我拽着鱼王从汹涌的人流中走出来，惊讶地问他：“你怎么来啦？”

“我来接你回家。”鱼王一脸高兴地说。

鱼王记得还挺准。今天的确是学校放假的时间——这是我们一个月里仅有的假期。我们学校是一所以应试教育闻名全国的寄宿制学校，高一、高二年级每个星期日休息一天，高三年级每个月仅有月末的两天半放假。从家到市区要坐两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鱼王向来是不喜欢出门的人，他肯坐这么久的车来学校接我，不得不让人感到意外。

“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找我？”我狐疑地望着鱼王。

“也没什么事，”鱼王假装轻松地说道，“我们先回家再说。”

“真的没事吗？”我急了。

“真没什么要紧的事。”鱼王拽过我的书包背在肩上，“还有什么要去寝室拿的吗？”鱼王故意撇开话题问我。

“没什么要拿的。”我说。

“那我们直接回家。”说着鱼王过来故作轻松地搂了一下我的肩膀。

这种亲密的举动是极少见的。我不知道在我的婴孩时期是不是有过，但自打我有记忆开始，鱼王从未这样搂过我。

一直以来，鱼王都是一个木讷的人。鱼王这些反常的举动让我隐隐地有些担心，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鱼王往事

是的，鱼王就是我爸。

在大同镇，没有人不知道鱼王的名字，但也从来没有人称呼他的名字，所有人都叫他“鱼王”，仿佛鱼王就是他的名字。大家如此步调一致地称呼他“鱼王”，让我一度怀疑人们是否真的记得他的本名是什么。

敢称鱼王，那必当有几样过人的本领才能叫人信服。鱼王的看家本领是从不空网。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鱼王将渔网下进鹞鹰岩水库，网里必定有鱼（而且数量往往极可观），从来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

这在大同镇可是奇闻,因为鹞鹰岩水库是条野水,常年无人管理,无人放鱼苗,也无人施绿肥,水里鱼儿自生自灭,而岸上打鱼的人家却越来越多,鱼儿自然是越来越少,可鱼王的渔网也仍然没见空过。

别人都问鱼王诀窍,鱼王只慢吞吞地说了两个字:“气味。”

鱼王说他能闻到鱼身上特殊的气味,那种只有鱼身上才有的气味,鲤鱼的气味,鲫鱼的气味,白鲢的气味,花鲢的气味,各种各样的鱼的气味,鱼王都能闻得出。但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气味,鱼王没吱声。

什么样的气味隔了那么巨大的一片水面还能闻得到?人们摇头不解,又将信将疑,都以为鱼王是在故弄玄虚,只有我相信鱼王是真的能闻到他说的那种难以描述的特殊气味,因为我亲眼见过鱼王用鼻子捕鱼。

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还只有九岁,那是鱼王唯一一次带着我去鹞鹰岩水库捕鱼。我们站在水库岸边,我兴奋难耐地问鱼王哪里有鱼,鱼王没有马上回答我,只是静静地闭上了眼睛,用力吸溜着鼻子。我看到鱼王巨大的鼻翼在月光下一张一合,那感觉就像是在嗅一顿皇帝才能享用的美味佳肴。不多一会儿,鱼王重重地呼出一口气,指着前面对我说:“向东走三十步。”我和鱼王向东走三十步站定,“我们就在这里下网。”鱼王以一种坚定的语气说。于是我和鱼王的第一次搭手捕鱼开始了。我在鹞鹰岩水库左岸站定,用双手紧张地捉住白条渔网,鱼王带着渔网另一端下水,我听着鱼王的指令慢慢放网,鱼王游着水一直将渔网放到对岸。半个小时不到,等鱼王在我心急如焚的热盼中终于收起渔网时,渔网里已是一片活蹦乱跳的欢乐场景。

从此之后，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坚信鱼王的鼻子的确是有魔力的。在鱼王鼻翼的有力翕动之下，我确信鹞鹰岩水库所有的鱼类都无处遁形。

除了从不空网的神奇纪录之外，鱼王还有另一项纪录至今无人能破，那就是他在鹞鹰岩水库里捕起过一只重达 168 斤的青鱼。大青鱼身长将近一米半，立起来近乎一人高，那是鹞鹰岩水库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条鱼。

鱼王捕获大青鱼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我曾无数次在脑海中想象过，那是怎样一场令人激动的盛景。

鱼王有鱼王的本领，鱼王也有鱼王的脾气。

鱼王的第一个怪脾气是从不在三月下网。每年到了阳春三月，大同镇所有的渔人都迫不及待地跳进鹞鹰岩水库里下网，鱼王却不见动静。

三月里鱼王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慢悠悠地坐在场院里晒网。

有人说：“鱼王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又有人说：“鱼王本事是大，但就是懒。”鱼王不搭理，仍旧只是晒网。

鱼王还有一个怪脾气，就是他的渔网的网眼一定要比别人的大一指。别人调侃鱼王：“鱼王就是鱼王，只捉大鱼，瞧不起那些捉小鱼的。”鱼王不答话，仍旧下他的阔眼网。

鱼王的打鱼绝技在大同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鱼王的怪脾气在大同镇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